

武国荣文学作品选
WUGUORONGWENXUEZUOPINXUAN

散文卷



鸟鸣一两声

武国荣◎著



飞天出版传媒集团

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WUGUORONGWENXUEZUOPINXUAN
武国荣文学作品选

散文卷

飞天出版传媒集团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鸟鸣一两声

武国荣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鸟鸣一两声 / 武国荣著. --兰州:甘肃文化出版社, 2013.11
(武国荣文学作品选)
ISBN 978-7-5490-0521-5

I. ①鸟… II. ①武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2027 号

武国荣文学作品选 散文卷

鸟鸣一两声

武国荣 著

责任编辑: 周乾隆
责任校对: 房金蓉
装帧设计: 马映峰

出版发行: 甘肃文化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gswenhua.cn>
地 址: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
邮 编: 730030
印 刷: 甘肃新华印刷厂
地 址: 兰州市定西南路 21-129 号
邮 编: 730000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: 252 千
印 张: 17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
书 号: ISBN 978-7-5490-0521-5
定 价: 65.00 元(全二卷)

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

目 录

黄土敲犁

- 3 弯月是一把伤心的刀子
- 9 日子楔入脑海
- 13 山花烂漫为谁
- 17 一直牢记着
- 21 亲亲的亲戚
- 28 岁月敲打山缝
- 62 黯淡了的孤独背影
- 73 大家的村庄
- 78 求佛，让我们结一段尘缘
- 90 南大街 137 号

青烟问根

- 97 惊奇陇东
- 107 都不是一个样子
- 111 正月里
- 116 春来
- 120 吃馍吃面
- 124 流动的麦子
- 126 割麦
- 129 鸟给人做伴
- 131 收获时节

目 录



黄土敲犁



● 武 国 荣 文 学 作 品 选 ●

弯月是一把伤心的刀子

呻唤着要毒药吃

妈正好与别的病人做法相反。人家即使到了最后一刻，也恨不得把灵丹妙药寻来，立时三刻见效。妈却嚷嚷着要毒药吃，巴不得早早结束自己的疼痛。

妈查出癌症时，全身都亮黄了，人瘦得皮包骨头。刚到医院那会儿，妈还不知道自己的病严重到什么程度，就一骨碌从架子车上下下来，走到医生跟前，说：“没啥大惊小怪的，我好好的。”医生认得妈，无可奈何地笑笑说：“你到哪里都是急性子。不怕，不怕的。有你这么个精神状态，啥病都拿不住你。”后来事实表明，妈这样，只是逞强。她很快就站立不得、坐卧不得，大便出不来，小便也出不来，并且肋巴疼痛。医院是个平房，冬天生炉子，妈闻不得煤烟味，一直呕吐。先是吐饭菜，后来吐黄水，再后来干吐。等到一点东西也吐不出来时，妈生气地说：“啥时间能把肠子和心肝肺吐到地上，我就不受罪了。”妈后来疼得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便闭了眼捏一个抹脸用的圆瓶子。妈常常由这一只手换到那一只手，使劲倒换那油腻腻的瓶子，但终究也没弄碎。

妈在最后七天汤水不进。我们伺候的人，脑子不开窍，端了饭在她边上吃。妈头转过来看看，又看看。喂她，却一再摇头。她身子已经不能动弹了，但手和脚在被子里面一直扭转和蹬踏，却一声都不喊给我们听。我爹悄悄说，妈一旦背过人，就打他，掐他，骂他，嚷嚷着要吃老鼠药，说这样她就解脱了。我们做儿女的很惊慌失措，就小心翼翼地对妈说：“不敢的，妈你一点都不敢寻短见。那样的话，我们都没脸出去见人了。”再后来，妈就平静了，直至像睡着了一样。妈走的那天傍晚，西边的太阳下山了，东边的月亮还没有升起来，天乌沉沉的。第二天早

鸟鸣一两声





晨，陇东落了一场薄薄的雪。

左眼睛突然成了一泡血水

妈大概从幼小起，就脸面瘦削。这显然是左眼失明的缘故。妈的眼睛，是被我一个女亲戚打坏的。

妈娘家是地主。可能是富庶的原因，大人很娇惯孩子。这样，妈什么都不学，什么都不会。这就留下了后遗症。四岁那年，妈一次不听话，被女亲戚用正纳的鞋底打了一顿。那摔到脸上的鞋底，正好扎着一枚针，针屁股不偏不歪刺进了妈的左眼，血水顿时糊了她一身。这一个眼睛，再也没有治好过。

醉酒一样的状态

坦白地说，妈神志有点障碍。这是我向来忌讳的话题。多半时间，妈就像酒量小的人，一旦喝了几杯酒，就不在清醒状态，物事人情世态，皆看辨不清、看不透，应对起来，或差之千里，或贻笑大方。这也像一块大伤疤，我不愿意去揭。但在这里似乎必须交代，因为妈一生经受的许多困难和冤屈，都与此有关联。

按照农村的说法，妈不精灵。妈大约听不清楚好话坏话。有时候，明明是恭维的话、落好的话、赞扬的话，妈却认为是讽刺的话、指桑骂槐的话、有不可告人目的的话，十分排斥、十分抵触。平时，她跟人交流着，交流着，忽然之间，要么答非所问，要么东拉西扯，常常使大伙莫名其妙，不知所以然。她语言硬而冲，语气直而高。她没来由就生气和欢乐。她面皮软，别人有求，她必然有应，比如谁想给另外一个人捎话带信，妈自告奋勇就去了。倘聪明人，打死也不会这样做，因为这里面肯定有麻达、有是非、有阴谋、有陷阱。如果那两人之间没芥蒂，提出捎话要求的人，怎么不亲自去做？妈不懂这些，时不时因此而引火烧身，落得猪嫌狗不爱、里外不是人。妈算不清大账。也许有一道膜，把智慧与妈的脑筋隔开了。

必须说明，在有的情况下，妈什么都明白，跟正常人没有区别。

挨打的N种情况

挨打是妈的家常便饭。

我十六岁那年冬天，北风像杀猪刀一样刮在脸上。G老人在塬上场里铡完牲口吃的麦草，匆匆回来，就把妈压在十一月的锅台后脑揪头发。妈还嘴，G老人又朝妈的屁股踢了几脚。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是感觉到G老人情绪激动，来不及避人了。其实，这个时候，我二哥都结婚了，我嫂子也在锅台前后忙着，我二哥的几个孩子，在大人周围还咿呀咿呀地唱歌呢。

事后妈流着泪对我说，实际上，大家庭过日子的时候，她挨打的次数更多。

旧社会，时兴一大家子一起过活，不像现在人喜欢过小家庭生活。那时的大家庭，范围大得很，包括太爷辈、爷辈、父亲辈、父亲的子女辈、父亲的孙辈以及重孙辈（当然不包括出了门的女性），凡活着的亲人，都讲究吃一个锅里饭。我们家也是，三十几口人，同在一个屋檐下。众口难调，众怒难犯。我妈那个时候刚做新媳妇，经常受刁难。妈后来说，打她次数最多、出手最狠的，是当光棍的我Y老人。我Y老人游手好闲，时常不着家，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次。在家里，他高声野气，立打无禁，要脚不敢给腿。后来我妈实在受不了，每次见我Y老人，就东躲西藏，或者卷了随身用的小东西想逃回我外爷家。我奶奶发现了，马上拉下脸，叱骂妈说：“你简直不懂规矩，想犯上作乱。你躲了初一，能躲过十五？你Y哥看你小两口有说有笑，日子过得浑全，眼热得不行，想借机出出气。我就不信你挨几下，能缺了胳膊少了腿。”妈后来还对我说：奶奶即使到老百年前，依旧跟她过不去。有时候她必须到奶奶睡的窑里取东西，往进走时，奶奶的头一转，脸拧向窑墙，而当她进到里面，奶奶则把脸又转过来。当时奶奶用无力的手指了指妈，对守候在周围的子女说：“我看她一眼，就短一天阳寿。你们谁是孝子，谁就把二瞎子给我撵出去。”妈就又大祸临头了。

鸟鸣一两声





有一年割麦时节，空气像被火烧过了，很烫，妈和我躲在凉树底下歇缓。一位妇人提了木镰恶狠狠地走来，扯住妈的衣服对闲话。我拼命叫喊，那人才松手。事后，那人威胁妈说：“要不是碎娃在跟前叫唤，我非弄你个眼青鼻子肿。”

当了英雄母亲以后

妈生养了七男三女，共十个孩子。这是四十岁以前的事情，大概每两年怀一个。当时有人还赞扬妈说：“你是生儿育女的英雄。”这情形，实际上与国家大气候有关。毛主席曾以欣喜的口气说：“人多力量大。”妈也想少生，但她的条件和知识有限。她很无奈。一直在生生养养中过日子，妈的生活是多么累赘。

然而，太难了。有形容词叫“家徒四壁”、“缺吃少穿”，就是我家的真实写照。窘境一直从分家另过持续到妈一病不起，以至不治。

先是饿死了老七和老八。这两个都是男娃。一九五六年前后，他们找不到东西吃，就在院子捡土疙瘩向嘴里喂。长此以往，他们丢了小性命。随后，妈把老大送了出去，又把二姐和三哥送了出去，最后还把三姐送了人。然而，灾难仍然继续着。大姐在一九七六年的久雨中被窑土塌死。二哥、三哥相继病死。后面两桩丧事，妈走时还不曾发生。不过，妈临终前，似乎已经从两个哥哥病蔫蔫的模样中，觉察到了不幸的后果，忧愁地说：“咋办哩，家里以后的光景咋弄哩。”而此前大姐的少亡，简直伤透了妈的心。两年之内，她茶饭不思，神志恍惚，直接成了现代版的祥林嫂，碰人就学说，逢人便啼泣。别人烦厌了，妈就躲在玉米地、高粱地，或者深山大沟里，一个人一遍一遍号啕或是自言自语。她那一成不变的话是：“天神爷呀，天神爷！不睁眼睛的天神爷！”天好像听到了妈的呼唤，那些年，常常以下雨的方式陪伴妈。

干活机器人

妈不是壮劳力。但持一双小脚的她，一年四季没有清闲过。妈啥活

都去做，包括喂牲口、喂猪，包括喂养我们兄弟姐妹和做针线。妈是一个勤快人，家务活一般晚上做完，包括抱了磨杆推石磨，也包括预备好第二天两顿饭的面、菜。寂静的夜晚，她留给自己的睡眠时间总是很少。白天，她还必须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否则就会受到队长的呵斥。妈下地，跟别人有所不同，多半要拖儿带女。这样，很多情况下，妈出工，斜挎一个装满吃食的包包，一手提一只热水壶，一手拿相宜的农具。有人就笑话她，说：“快看呀，脱产干部来了。”集体劳动一结束，妈不能像男人那样，腿伸得长长地等待现成饭，而是一刻不停地舀面、和面，抱柴点火，把吃的尽量早一点做好。

做饭水平一直不长进

论做饭，妈比不过邻家妇人。同样的麦面、秋面，同样的青菜、肉菜，妈做出来，无论如何，不如人家的味道好。妈心急。她蒸馍，热气刚一上来，就退了硬柴；她下面，等不得水煎，就丢了进去，并且一顿乱搅。妈在这一方面永远不长记性。



我到现在都后悔对妈做的那件事

恢复高考不久，我上了大学，尔后参加工作。这在村子里是一件非常稀罕的事情。有人背过妈说：“瞎马下了个好骠驹。”意思是妈那样的人，不该生养出一个像样的儿子。我不服气，但也没有更妥当的回击办法，就想着给妈寄钱，意思是要她享一下儿子的福，也让讲风凉话的人闭嘴。所以，第一个月工资刚领到手，我就从四十五元中取出十元邮寄回去，第二个月如法炮制。但第三个月不成了，妈病倒了。我回到老家探望，刚刚进门，妈用黄透了的手在衣襟里捏捏揣揣，然后掏出了那二十元钱。妈有气无力地对我说：“这钱你挣得不容易，原使唤去，我用不着了。”我不同意，左推右挡后，对妈说：“我给你做件罩衣，穿上暖和。”妈沉吟了一会，点了点头。这件外衣，算是对妈的唯一报答。古人为了尽孝，卧冰求鱼啦，剜股奉母啦，我却面对生命垂危的亲妈，无



能为力。给妈穿宽宽展展的新衣服的时候，我伤心得哭了。同时，也回想起一件事情——我到现在都后悔对妈做的那件事。

妈为我能考上大学，屡遭苦累。我脑子笨，记忆力差，算数没有敏感性，以致连考三年。其间，妈为了我专心读书，一般在周末就把馍给我送来了。妈背一大袋馍，要走十五里窄细的山路，往往到达时，已经衣衫不整、形容枯槁、筋疲力尽了。我虚荣心强，怕人耻笑，每次就提前叮咛妈千万不要直接进学校大门寻我。妈却是死心眼，凡来，就立在门口，一声长一声短地叫我的小名，闹得同学都转过头看得我脸发烧。更绝的是，有一次，晚霞收起了最后一抹橘红，妈还守在灵台一中外面。瞅见我时，妈把针脚挺大的一双一顺子新布鞋（两只鞋，都朝一个方向弯）拿过头顶，摇晃着要我试布鞋大小。偏巧，一位吃国库粮的大眼睛女同学经过，我气得把妈胳膊一揉，赶忙用身体去遮挡。但哪里遮护得住，妈还是摇动着布鞋，兴奋得像得到了一件宝贝似的。我心里一急，干脆一把从妈手里抢过布鞋，顺势撂过半人高的护崖墙。妈一愣，叫骂我说：“瓜儿子，新新的鞋，撂了，你不可惜?!”

日子楔入脑海

古历六月初六，是我生日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人都重视自己的生日，大的小的，时兴过生日。我家里，一年当中，好几个日子都在嚷嚷，都在欢天喜地地过生日。我儿子有一年，跟家里要了两回钱，邀请了一帮碎不拉唧同学，叽叽咕咕，一次接一次庆祝他生活中的大事件。我女儿在此方面优越性更强。每年，绿柳才黄，尚处草色遥看时节，就追了屁股问大人她的好日子快到了么，假如到了，咋么过呀。我颇烦她，象征性地批评她说五月十二，日子还远得很，说假使把这心思操在学习上，才像个好娃娃的样子。女儿认为我不近情理，撅了嘴，一声不响地躲一边，鼻孔里吸吐对我的众多怨气。我向来心软，知道自己嘴长，惹了事，就自个儿去圆场，慌忙掏了一卷钱，买了蛋糕以及好吃好喝的，直至将女儿逗得破涕为笑。妻也是，不敢怠慢的，倘安顿不好、不妥、不别具一格、不上档次，我也就没个好日子过了。想来想去，也罢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胸无大志，又少了经济累赘，家中除了张罗着给每人过个生日外，还有啥值得费神的事情呢？

可是，轮到我过寿，却出现了意外。这一天，家里其他人，都没个动静，一点表示都没有。其实这种异常情况，早在前几天我就敏锐地感觉到了。当时我看大家凉不兮兮的，气氛不对劲，生怕大家漏掉我的佳期，就在一次次吃饭当中，旁敲侧击地说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都到六月了，说去年这个时候的事还记得清清的，说这些天饭菜没油水，要不哪天订一桌子改善改善。可是家中没有反应。六月初六早上，按乡俗，端午时绑在每个人脚腕、手腕、项颈上的花花绳要剪掉，要拿给大牲口拌在草料里吃，我凉冰冰的心里遽然泛起一丝丝希望，企图借此事由，唤起家人的某种记忆。却是，我又一次白费工夫了。这太让人失望了。在家里，我没黑没明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，爬格子挣钱、挣名誉，到头来，是这样的待遇。我心里不是滋味起来，屋里出屋里进，瞅啥都不是个东

鸟鸣一两声





西了。这时，耳边响起笑星赵本山的一句话来了。赵本山说，在城里受了委屈，就回到乡下去。这种念头一出现，脑海立时浮现出家乡和父亲的形象，就没心情上班，也懒得给单位头头请假，就晃晃悠悠踏上熟得米汤一样的回程。

夏风正健。热气从四面里来，像包包袱一般密密围了家乡，闷得黄蜡蜡的麦茬儿地横七竖八地躺着，而路边半人高的玉米，看样子想昂扬头颅、高举臂膊，却没有足够的力气，只好勉强做点动作出来。刚刚拐进村庄岔道，目光下意识向前延伸，看到一个踽踽者的背影。仔细瞅，那人便是父亲。那是截平路，走拖拉机走汽车的，父亲朝前跨一步，肩膀斜一次，头和屁股跟着也摇一次，而胳膊始终夹得紧紧的，腰向前倾着，似乎到处都在用劲。父亲的两只腿也一样，往前面迈动的频率极快，几乎要小跑了，实际上差不多是在原地踏步。这样，我只紧走几步，就追上了父亲。父亲以前很威严，当儿女的除了不敢在跟前大声说话外，走路绝对不能叫他老人家看见脊背看见屁股，假若啥时候忘了这规矩，必会美美实实挨一顿打。所以当我接近父亲时，仍然延续着小时候的行为习惯，大气不出地缓缓跟了父亲走过公路，走过田间小道，走向沟边曾经废弃的住窑。父亲有个小手艺，常有人找他摘日子，时间长了就烦，不大理会人。倘有事的人在半路上碰到他，他也不看人家，只顾前面走，一直到住处，他才稳坐炕上，翻了泛黄的历头，慢慢地替人家参谋。我这次也是，父亲仍一路走到阴森暗淡的窑洞，像丢一件不值钱的东西那样，熟练地一高一低扔掉布鞋，顺势倒向炕边。父亲要上炕了。父亲先是抓了暖在席面上被子的两个角。被子身量轻，父亲刚一用力，整个儿就漫了来，将手脚严严实实压在下面。父亲仍不甘心，叠叠折折，把被子一点儿一点儿拢上炕沿。安妥之后，父亲又捏住炕席的边沿，前腿搭炕眼，后腿挺直，足尖实实踩踏地面，力图乘势而上。父亲屁股高高撅起，本来已弯弯的腰背弯的幅度更大，上一次，再上一次，仍然没有成功。父亲长长叹一声，双眼茫然地瞅着狼藉了的炕铺。看着父亲的朽朽老相，我忽然想起儿时所见过的父亲英雄般的壮举来。有一年，也是夏天，碾麦完毕，人们在场院休息，而那些精壮男劳力似乎有使不完的劲，聚在一起，比赛抱麦包，父亲以惊人的力量，将一个过百斤的麦包

移到十几米之外，引来一片赞叹声。父亲双手颇厉害，多少次，我们兄弟仨互相打架，闹得鸡犬不宁，父亲总是灵巧出击，打散打跑我们，同时还能保持不出粗粗的气息。哪料，现今立在我面前的父亲，竟如此不堪。我再也不能眼看着父亲受折腾，上前从后头一托一举，轻盈的父亲就像一条干柴，僵直在了褥席与被子当中。

上到炕头的父亲，把被子拉过去，盖了脚面，盖了小腿，盖了大腿，围了腰腹，然后弯曲脖子，头偏向院子一边，借了天光瞧我。我对父亲说你看我是谁，父亲目光又是一番抚摸，说面熟熟的，就是想不起来你是哪一个。我抬高声音，说你真的认不得我了吗，我小的时候，你把我没打死，尔后一气哈哈大笑。父亲这时显然认出了我，蓦然间惊愕起来，羞怯起来，尴尬起来。父亲眼睛在开裂了一条一条口子的窑顶游走一阵后，又移向我，问我说今又不是礼拜天，你咋回来了。我一愣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我有告状的习性，打小外边受了气，还不等脚伸进家门，就呜哩哇啦控诉开了，这时候也一样，冤屈就冒了出来，把缘由和盘托出，父亲听了，露了豁豁牙，跟我刚才一样，也是一顿哈哈大笑。父亲后来说那是你媳妇忘了，甬往心里记，俗话还说人一天有一忘二昏三十六个不亮清哩。父亲嘿嘿笑几声，说我可给你过生日了，早上起来，在塬上转一回，就向西峰方向看一回，晌午的时候，下一碗挂面吃了。父亲说那是你妈没有了，你妈活着的话，会擀绿面吃的。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嘴巴嗫嚅，说不出什么了。父亲这时溜下炕，脚踏了鞋，吧唧吧唧走向灶火，点柴烧水。父亲说，我给你下挂面。

水煎了，父亲却曲了身段朝出走。父亲诡秘地向我招招手，眉飞色舞地说摘葫芦走，咱家的葫芦都有月娃子鞋底那么大了，顺便掐几根葱，揪几把苜蓿，给面当料子。我拦挡父亲，却哪里能够拦挡得住呢。

一碗面，做了一个时辰。等我背靠了一棵树，蹠在院边吃生日面的时候，已是傍晚了，太白山像头老黑牛，卧着僵直地从南面踱来。孤独的月亮，不是太白，淡淡的一个月牙儿，斜斜钩住村子东山一只纤纤的崂，大约要拽了去，好做伴儿。头顶，一只只黑黑的圆点，像拴了橡皮绳，弹出复又弹回。父亲看我吸吸吮吮地吃，遂一面东瞅西望，一面从怀里拿出旱烟锅，收气短吐气长，吧嗒吧嗒抽了起来。





六月底的一天，太阳猛泻料，一地金银色。我和妻女碧波里垂钓，当然，有意无意再次提到了她们六月六曾经的不应该，妻态度依然好，说她下次将如何如何改，偏巧老家电话来了，是住在县城的大哥用手机打的。大哥说父亲想跟我说几句，我心一紧。父亲先叫一声我的小名，然后就颤颤抖抖说讲了一长串话。父亲说他刚从老窑里搬出来，住到塬边的场房了。父亲轻描淡写地说场房漏雨，椽眼跑风，却不妨事，他背头大哩。接着，父亲提速，朗朗的声调说他已经除了两天玉米地里的草了，今年雨水好，玉米长得旺得很，玉米棒棒大得很。后来，父亲话锋一转，叮嘱我不要操心老家，把公家事干攒劲，把娃娃经管好。父亲后来还说你媳妇生日眼看着到了，千万不要忘掉。

听着听着，我的眼泪就犯了自由主义老毛病，骨骨碌碌就直抵嘴巴那儿了。我急里忙里用手去掩堵，眼窝却浅，出来的浊物反比方才的多。